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三上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五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三上

明 張溥 輯

徐陵集
賦

鴛鴦賦

飛飛兮海濱去去兮迎春炎皇之季女織素之佳人未
若宋玉之小史含情而死憶少婦之生離恨新婚之無

子既交頸於千年亦相隨於萬里山雞映水那自得孤
鷺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合會無勝比翼兩鴛鴦觀
其呀吭浮沉輕軀澆潏拂荇戲而波散排荷翻而水落
特訝鴛鴦鳥長情真可念許處勝人多何時肯相厭聞
道鴛鴦一鳥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見臨邛卓家女祇
為琴中作許聲

詔

陳武帝即位詔

五德更運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雖
色分辭翰時異文質揖讓征伐迄用參差而育德振民
義歸一揆朕以寡昧時屬艱危國步屢屯天維三絕肆
勤先后拯厥橫流藉將帥之功兼猛士之力一匡天下
再造黔黎梁氏以天祿永終厯數攸在遵與能之典集
大命於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亮式從天睠俯協民心
受終文祖升禋上帝繼迹百王君臨萬宇若涉川水罔
知攸濟寶業初建皇祚維新思俾惠澤覃被億兆可大

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為永定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
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皆勿
復收其有犯鄉里清議賊汙淫盜者皆洗除先注與之
更始長徒勅繫持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
典

梁禪陳詔

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
坤彌綸區宇大庇黔首闡揚鴻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

百王踵武咸由此則梁德湮微禍亂存發太清云始見
困長蛇承聖之季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
亟沈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我武元之祚有如
綴旒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陳王有命自天降神惟
嶽天地合德晷曜齊明極社稷之橫流提億兆之塗炭
東誅逆叛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
興絕禮儒館聿脩戎亭虛候大功在舜盛績惟禹巍巍
蕩蕩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八貢素雉非

止隆周之日固以效珍川陸表瑞煙雲甘露醴泉旦夕
凝涌嘉禾朱草孳植郊甸道昭於悠代勲格於皇穹明
明上天光華日月章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圖讖獄訟
有歸謳謌爰適天之歷數實有攸在朕雖庸貌闇於古
昔永稽崇替為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
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於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

陳公九錫詔

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氲崇建人皇必憑洪宰故賢哲

之后牧伯征於四方神武之君大監治乎萬國又有一
匡九合渠門之賜以隆戮帶圍溫行宮之寵斯茂時危
所以貞固運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載同風百王不刊之
道也太傅義興公允文允武迺聖迺神固天生德康濟
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踰滄海大拯交越皇運不
造書契未聞中國其亡兵凶總至哀哀雉類譬彼窮牢
悠悠上天莫云斯極否終則泰元輔應期救此將崩援
茲已弱乘舟履輦架險浮深經略中途畢殲羣醜洎乎

石頭姑孰流髓履腸一朝指撝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
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劾讐夷三靈之巨慝堯台禹佐
未始能階殷相周師固非云擬重之以屯剝餘象荆楚
大崩天地無心乘輿委御五湖薦食競謀諸夏八方棊
跼莫有匡救彊臣放命黜我沖人顧影於荼孺之魂甘
心於甯鄉之辱却按下髻求哀之路莫從竊鐵逃責容
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孱蒙再膺天
祿斯又巍巍蕩蕩無得而稱焉加以仗茲忠義屠彼祲

逆震部夷氛稽山罷祲番禺蠡澤北鄙西郊殲厥凶徒
罄無遺種斯則兆民之命脩短所縣率土之基興亡是
賴於是刑禮兼訓訟革有章中外咸平遐邇寧一用能
使陽光合魄曜象呈暉樓閣遊庭抱仁含信宏勲該於
厚地大道格於玄天義農炎昊以來卷領垂衣之世聖
人濟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備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陰
陽蕭曹不讓未有功高於寓縣而賞薄於伊周凡厥人
祇固懷延停實由公謙撝自牧降損為懷嘉數遲回永

言增歎豈可申茲雅尚久廢朝猷宜戒司勲敬升鴻典
且重華大聖媯汭惟賢盛德之祀無忘公侯之門必復
是以殷嘉賈甫繼后稷之官堯命羲和纂重黎之位況
其本枝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
十郡為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綠綬綬位在
諸侯王上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

進武帝為長城公詔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

州刺史長城縣開國侯諱志華寅亮風度弘遠體文經
武明允篤誠曩者率五領之彊兵誅四海之讐敵固以
勒功彝鼎書勲太常克定京師勤勞自重自鎮撫粉榆
永寧豐沛東涼既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氣雄天下裹
糧坐甲固敵是求方欲大討於秦嶺敦脩於輿睦叶謀
上相爰納朕躬思所以敬答忠勲用申朝典可進爵為
長城縣公

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

朕以虛薄才非弘濟竊守藩維常懼盈滿豈圖蒼昊不
弔國步艱難皇嗣元良貌在崑渭二臣奉迎川塗靡從
六傳還朝淹留永日今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
之嚴規下逼羣公之廷諍遂以庸質升纂帝基對揚大
化彌憎號懼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號為皇太后
御慈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晏皇嗣歸來輒當解紱
於箕山之陽歸老於瑯琊之國復子明辟還承寶圖若
問與夷無媿園寢

封始興王詔

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瑯琊傳國仰惟二后重
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蕃次蒙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
燠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自嶺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
可履矚垣寢而懷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
乖德獲罪慈訓永言主奠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
務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哽慟可以第
二皇子升陵為始興王

策文

梁禪陳策文

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驪連栗陸之前容成大
庭之代並結繩寫鳥杳冥慌忽故靡得而詳焉自羲農
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為而
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裁遇許由便能
捨帝暫逢善卷即以讓王故知玄扈璇璣非闕尊貴金
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渚東沈刻壁精華既竭耄

勤已倦則抗首而笑唯賢是與謗然作歌簡能斯授遺
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為故實宋齊授受又弘
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齊聖
及時屬陽九封豕薦食西都失馭夷狄交侵乃臯天成
輕弄龜鼎慄慄黔首若崩厥角微微皇極將甚綴旒惟
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並運四時合序天錫智勇
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虎步爰初投袂日迺勤王電
掃番禺雲撤彭蠡揃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賀

茲冠履既行伊霍用保沖人震澤稽陰並懷叛逆獯厥
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殄薄伐獫狁六戎盡
殪嶺南叛渙湘郢結連賊帥既擒兇渠傳首用能百揆
時序四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届上達穹昊下漏深
泉蛟魚並見謳歌攸屬況乎長彗橫天已徵布新之兆
璧日斯既實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創義師紫雲曜彩肇
惟尊主黃龍負舟楫矢素輦梯山以至白環玉玦慕德
而臻若夫安國字萌本因萬物之志時乘御宇良會樂

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傳祚
於我有梁天之厯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
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於爾躬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式以副溥天之
望禋祀上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歟

陳公九錫文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
惟天為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

武之佐磻溪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漢河鏤其金版況乎
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極橫流於碣石撲燎火
於崑岑驅馭於韋彭跨蹠於齊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
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
不弔鍾亂於我國家網漏吞舟彊胡內聶茫茫宇宙慄
慄黎元方足圓顱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
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
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謚四海於

羣飛屠獬竊於中原斲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啟中
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荐
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
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讐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
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
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
歷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謨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
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

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肇鸞越貊為災番部
貼危勢將淪殄公亦旗所指祆壘洞開白羽纔撓兇徒
紛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
政不修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陀
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謦雄算電掃風行馳御
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徹備履艱難蘇歷嘉寧盡為京
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逝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
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聞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

候歸賤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宮
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劍撫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闥而
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
乘機勅定執沛令而釁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
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勲門桀黠作亂衡嶷兵切池隍
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為卹是同盟誅其醜
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
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酋豪遁為榛梗路

養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
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綑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吒
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強陣清祆氛於潑石滅沴氣於雩
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匿屯據大皋乞活類馬騰之
軍流民多杜歿之衆推鋒轉鬪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
惟勅虜公坐揮三略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貌貅騁力雷
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
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屆淪波兵乏兼儲士有饑

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已丘億庾之詠斯豐壺漿之迎是
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艦舳相望如運教倉之府
犀渠貝冑顧蔑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
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兇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
英圖邁俗義旅如雲湓壘猜攜用掩戎略公志唯同樊
師克在和鵠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
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舟師並路遠
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襟要峭函阻憑寇虜據其

關梁大盜負其局，竊公一校，裁擄三雄，並奮左賢右角，沙潰土崩，木甲殪於中原，殫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羣，鄂坂之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兇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嶮固，疏龍首以抗殿，搆華嶽以為城，雜虜憑隄，彊兵自若，公回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軍容甚穆，國政方修，物重覩於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人滿道，爭覩於葉公，漢老銜悲，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

功也內難初靜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沮
渠當戶中貴名王冀馬列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
師步甲亘野橫江殲厥羣羝遂殫封豨莫不絃木而止
戎車靡遺遇寧而旋歸驂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黜
禍難劬勞皇室而孫寯之黨讎啟狄心伊洛之間咸為
虜戍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閣戎塵夜喧胡鼓公三
籌既畫八陣斯張裁舉靈鈺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
高墉異李廣之皆誅同龐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任

約叛渙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改穹廬擅幕抵北
闕而為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
翼舒掃是撓搶驅其獫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
酋烹於軍市投秦坑而盡拂噎澹水而不流此又公之
功也一相居中自折彛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公夙駕
兼道秉羽杖戈玉斧將揮金鉦且戒袂首震懾遽請仄
釘熱觀以表其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
賊龕兇橫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蟲言鳥

跡渾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
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
切卓爾英狀承規奉算戮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
功也亂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兇渠連兵構逆豈止千
兵五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
寇途窮淮然冰泮刑溘之所文命動其大威雷門之間
勾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迹異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同
姓有扈頑兇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觀兵滙澤勢震

京師驅率南蠻已為東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決勝於
樽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朝搦撲無待旬師萬
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祆寇依憑山澤
繕甲完聚名歷歲時結從連橫爰洎交廣呂嘉既獲吳
淠已擬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偽黨斯擒曜聖
武於匡山回神旌於蠡派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
瓜剖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
折簡馳書風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洎丈

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關此又
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寧
秦宮之可顧豈魯殿之猶存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
纓纓咸為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微子麥穗之歌
周大夫黍離之歎方之於斯未足為悲矣公求衣昧旦
晷食高舂興構宮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
等之章還聞太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
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

天用百姓以為心隨萬機而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
歸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為以為夏長春生顯
仁藏用忠信為寶風雨弗愆仁惠為基牛羊勿踐功成
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裾里
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猗頓
之旅是以天無蘊寶地有呈祥滴露鄉雲朝團曉映山
車澤馬服馭發閑既景煥於圖書方歲蕤於史牒高勲
踰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得而稱者矣朕又聞之

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絕四
履遐曠泱泱表海祚土維齊巖巖泰山俾侯於魯抑又
勤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況
復經營宇宙寧唯斷鰲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
之嶮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以垂拱當宇載懷慙
忤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
州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
臨川十郡封公為陳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

用建冢社昔旦奭分陝俱為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
兼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
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獸
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秩踰三鉉
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錄
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
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
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為損幹律等銜策四維

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以
公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
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變諧風雅三靈允
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
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觀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
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
錫命納陛以登以公凝然廊廟為世鎔範折衝四表臨
御八荒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茲明罰期

在刑措象恭無赦千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
英猷遠量跨厲高溟抱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
春露秋霜允恭棗盛是用錫公拒鬯一卣圭瓚副焉陳
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
天弘建邦家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璽書

陳武帝下州郡璽書

夫四正革代商周所以應天五勝相推軒義所以當運
梁德不造喪亂積年東夏奔騰西都蕩覆蕭勃千紀非
唯趙倫侯景滔天踰於劉載貞陽反篡賊約連兵江左
累屬於鮮卑金陵久非於梁國自有氤氲混沌之世龍
圖鳳紀之前東漢興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亂天下分崩
未有若於梁朝者也朕以虛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首
清諸越徐門浪泊靡不征行浮海乘山所在戡定冒愬
風塵騁馳師旅六延梁祀十剪強寇豈曰人謀皆由天

啟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虞推其鼎玉朕
東西退讓拜手陳辭避舜子於箕山之陽求支伯於滄
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翹惶天命難稽遂享嘉祚今
月乙亥升禮太壇言念遷桐但有慙德自梁氏將末頻
月亢陽火運斯終秋霖奄降翌日成禮圓丘宿設埃雲
晚霽星象夜張朝景重輪泣三危之膏露晨光合璧帶
五色之卿雲顧惟寡薄彌慙休祉昧旦丕顯方思致治
卿等擁旄方岳相任股肱剖符名字方寄恤隱王厯惟

新念有欣慶想深求民瘼務在庶平愛惠以撫孤貧威
刑以禦彊猾若有萑蒲之盜或犯戎商山谷之酋擅彊
幽險皆從肆赦咸使知聞如或迷途俾在無貸今遣使
人具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虛懷

梁禪陳璽書

君子者自昭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咸亨動
靜元吉朕雖蒙寡庶乎稟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
情性相乖亂離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

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屈己從萬物之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謌所往則攘袂以膺之菁華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鑒於天道舉其黎獻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不同歷代因循斯風靡替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禮貳宮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恒泰山嶽傾偃河海沸騰電目雷聲之禽鉤爪鋸牙之獸咀齧含生不知紀極二后英聖相仍在天六夷貪狡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千

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佐
亟移年序周成漢惠邈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貽顛蹙若
使時無聖哲世靡艱難猶當高蹈於滄洲自求於泰伯
者矣惟王應期誕秀開錄握圖性道故其難聞嘉庸已
其被物乾行同其燾覆日御比其貞明登承聖於復禹
之功樹鞠子於興周之業滅陸渾於伊洛殲驪戎於鎬
京大小二震之驍徒東南兩越之勅寇遽行天討無遺
神策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

與天地同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仁霑葭葦信及
豚魚殷牖斯室夏臺虛設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頌
平無偏無黨固以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晻映
川陸榮光曖曖已冒郊廛甘露瀼瀼亟流庭苑車轍馬
跡誰不率從蟠水流沙誰不懷德祥圖遠至非唯赤伏
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賢聖之表既
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攝提無紀孟陬殄滅
枉矢宵飛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時哉蛟龍之出

泉革運之兆咸徵惟新之符並集朕以欽若勛華屢回
星琯昔者木運斯盡予高祖受焉今歷去炎精神歸樞
紐敬以火德傳於爾陳遠鑒前王近謀羣辟明靈有悅
率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平樂
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
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時陟元后寧育兆民光闡洪
猷以承昊天之休命

表

勸進梁元帝表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為稱於革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間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筦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握圖乘鉞將在御天玉璽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畫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

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
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
諸難咸熙庶績斯無間而稱也自無妄為象鍾禍上京
梟獍虔劉宗社蕩墜嶙頭鐵額興暴皇年封豨脩蛇行
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行號瞻丹陵而
殞慟家冤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元狐之
錄尅李軼於河津征陶謙於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
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

雷如霆非貌非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既挂膽於西州
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剌非云明
罰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美言咸為京觀邦畿濟濟
還見隆平宗祀惜惜方承多福自氤氲渾沌之世驪連
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
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滄潼雷震
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
赫明明躬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

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原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莫英
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元菟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
桑銜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求賓遐邇同慶
其文昭武穆跼萼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
旁求掌故諮詢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啟霸非
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龍旂以饗帝
御鳳宸以承天厯數在躬疇與為讓去月二十日兼散
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沖為而不宰或云洛

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愚謂大庭少昊
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巡
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
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棧樸之愆
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
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豈
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
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瞻蒼生何

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
以尊秦況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
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世汙隆瞻望鄉關
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
危之遠擯承閒內殿事絕耿弇之恩封奏邊城私等劉
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

讓五兵尚書表

臣聞仲尼大聖猶云書不盡言士衡高才常稱文不逮

意臣比衰病日積思緒茫然頻託朋遊為裁章表雖復
陳琳健筆未盡愚懷孫惠辭人頗加煩飾所以高天緬
邈弗降昭回瞻拜絲綸更增憂憊臣雖不敏弱冠登朝
伊昔承華豫遊多士晚逢興運爰濫寵私爾時四郊多
壘七雄分爭國家制度日不暇給趙宮論受命之宜隨
邑奏升壇之禮而參聞秘計弗解單于之兵飛箭馳書
未動聊城之將不期枚乘老叟忽降時恩馮唐暮年見
申明主擢宰京邑朝坐棘林遂致洛陽無雨非比長安

多盜其宜屏錮用寘嚴科猶處名僚久為叨竊但著書
天祿雖如劉向朔望登朝轉同王隱於其朽劣尚可從
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

讓散騎常侍表

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滿通賢之高槩昔
墨子諸生褰裳挾楚魯連隱士高論却秦況乎謬蒙知
已寧無感激洪私過誤寘以通班司憲文昌遂諧常伯
今者昆吾小器諦視不見玄黃鈞天並奏靜聽能聞鐘

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提針冥衆因緣難可匡救陛下嗣
臨寶厯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樞機燕臺裝玉儻不
精真齊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當求鄭默之才西
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

讓左僕射初表

臣聞七十之歲揚雄擬經六十之年平津對策若斯強
壯無歎耆老臣勵則胃華軒冕才允卿相出納流譽朝
野具瞻臣弘正國老儒宗情尚虛簡玄風勝業獨王當

年臣種氣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並見
壯猷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老若周文愛老
則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稱是能官

讓右僕射初表

加以言尋盟好仍屬亂離先零盜其牛馬烏孫竊其印
綬子卿茹雪叔向為凶雖復東歸備罹此厄昔李廣遺
恨不值漢初甯戚自悲不逢堯禪臣隨望聖運實在權
輿時參決勝之籌頗奏發兵之議當塗錫舍非無董昭

之誠典午禪文不降張華之實

為王儀同致仕表

尺波歸海恒歎不居爝火為薪猶悲假續況復星迴日
薄通人有乞告之言鐘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誠五陵
鼎族家傳軒冕四姓卿侯榮由恩澤虛名靡實世官非
才年力方強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六呂司春得奉萬
壽之盃豫參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同孔光之
杖載遊戶庭廣德之車方懸私館

為始興王讓瑯琊二郡太守表

甫離懷袖裁脫綺紈適荷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
振衣未勝自甘泉通火細柳屯兵旁帶戎臣頗同疆場
言瞻漢草迺曰中州遙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國
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蕭彰之勇

移文

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

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團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

不反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仍
歲蘊隆粒粟貴於隨珠分縻乏於齊鼎且氏羌旅拒已
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刺虎之勢時期卞生拾蟬
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皎日豈惟風雨
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賊華皎近以臨蕃
有譴作牧無章既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
兵楚夢竊載干戈傍引西戎共謀東夏僞周遣其衛國
公宇文直等總統獯獫為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

逆豎浮舟同趣夏浦王師艤棹素在中流羣帥爭驅應
時殲蕩羌胡寶馬縱橫七澤之中荆楚樓船彌滿三江
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皎擢自葛微叨居藩翰情
慙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具彼
鄰謀乃授冬官即為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
和與之情猶冀無失

移齊文

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冠平矜同懷慶悅眷言隣穆深

副情佇夫天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戡戮況復洞庭遐曠兵食殷阜西窮版屋北罄氈廬聲冠苻姚勢兼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凌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暮致行明罰為風為火殪彼蒙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沉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尸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於是黑山

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投戈請命長沙鵬鳥靡復為
妖湘川石燕自然還儻克翦無算縲禽不貲欲計軍俘
終難巧厯所獲龍駒驥子百千其羣更開苜蓿之園方
廣駒駉之廐於是衛霍甘陳虬髯瞋目心馳隴路志飲
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殷
浩無能長茲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
略咸池為齊朝而反侵地此政亦剪妖氛未窮巢窟便
聞慶提愧佩良深

檄

檄周文

主上恭膺寶歷嗣奉瑤圖既稟聖人之材兼富神武之
略又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戢干戈永銷鋒鏑況復追惟
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惑盤餐之惠年馳玉
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使懷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
匿招我叛臣胡從瀟湘空竭關壘荆梁左右漢沔東西
籲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堂百姓為心

彌切宸宸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勲高威著荆
湘化聞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定壽陽席卷江淮
無淹弦望

啟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啟

臣聞間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邨霍無官實宗周之明
典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況臣
戢翼要荒亟離寒暑進慙趙勝能定楚從退匪齊文馳

免秦厄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恥甘輸重餌降禮單于
迺城十五如請和壁市鄉三十聊同寶劍武夫力而獲
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瞻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追念曹
彰克烏丸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勲庸偏其反而豈可勝
愧

謝勅賚燭盤賞答齊國移文啟

昔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
始自今恩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鼯鼠漢臣射覆

之言魏士投壺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燃更
慙良吏宵光可學乃會耆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
述私榮傳之方策

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啟

竊以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
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覩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
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為薦既延王母紫蓋為壇允
招太一同斯爽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聞清祀如陪

瑤席遂飲瓊漿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啟

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兒報不能
謹潔敢觸嚴網右趾鐵繫事允法科左校論輸實繇恩
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筭之杖有愧前達

謝賚麇啟

臣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之
賦預割鮮禽已同監浦頻蒙大饗更異梁王詰旦歸來

猶為飽飫虞衡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為歡非屠門而大爵

謝東宮賚蛤蜊啟

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海童冒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下

謝賚蛤啟

鴻化闕
雀入猶新纔變秋成已聞冬獻

書

為貞陽侯與太尉王僧辯書

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芒便有干戈之
務至於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篋彰於
史籍可得而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今者也我大梁
膺龍圖而受命御鳳邸以承天軒頊比於諸侯湯武方
於兒戲三光有入四海無波靈貺咸臻表裏禔福非日
非月蒼生仰其照臨如雲如雨天下蒙其恩蔭而屯亨
有數剥極為災梟獍豺狼肆逞兇逆後主誕資上聖光

啟中興大剪仇讐方平宗社雖復瀟湘舉斧庸蜀彎弓
凡厥兇徒誰不殲撲豈圖天未悔禍喪亂薦臻羌虜無
厭乘此多難虔劉我南國蕩覆我西京奉聞驚號肝膽
崩潰雖復金行版蕩火政淪亡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
馬之卒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誰去禍亂昔隆
周徙播皆憑晉鄭之功彊漢貼危終假虛年之力今者
武皇之子無復一人貌是孤孫還同三叛等子顏而為
暴同劉芳而入關乞命諸戎勢何支久孤宗室之長爰

自布衣皇運之初彌承天德何則據鞍輟哭雖紹霸圖
獨居掩涕終討家怨孤二三昆季方可戴天被此恩慈
如何酬答所以徐彭之役不吝輕軀哀荷之誠久聞朝
聽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宗社無依何所逃責因以
提戈負劍卧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讎耻大齊觀書有
洛輯瑞榮河功格蒼旻德滿天地慈孝之道通於百靈
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是以日月所照舟車所通候海水
以來賓瞻蒼雲以奉貢昔自軒農炎昊曾無宣國之規

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畧豈知華夷仰德遠近同心穀
價無堯湯之憂糧儲同水火之賤精兵利器勢勇雷霆
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斯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至於親
鄰之道夙契逾深無改曩懷增感彌篤以為興亡繼絕
事旣前經推擇庸虛命守宗禋方欲仰憑神武清我寇
讐旨喻難違諸懷更慙明公誕膺時運光贊本朝勒瑞
姜璜書名何鼎故以通期管樂冥契風雲幾不世之渠
兇殲滔天之巨寇重以三湘放命七國連從征旅東西

必翦妖逆雖復棧道木閣田單之奉舊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隆漢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非貌非虎之封同心同德之勞校彼功庸曾何髣髴但與存與亡期於體國喪君有君寧容無主夙承所立猶則孱蒙天步方難寧可弘濟自淹留大國志荷恩私朝夕宮闈豫奉顏色黃河白日亟直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善相小國終資大賢定我邦家繫公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瑯琊望能喻此衷懷思之無忽近陸居士有

啟陳其禍亂朝旨即命河東王岳等勤率罷熊便相抵
赴道阻且長雖無之及所聞西浮夏首便當險隘之衝
南捍巴陵方拒窺窬之寇上黨王皇齊寵弟是號宗英
親御戎軒遠于將送裴侍中英起淮南貴族兼事戎行
躍冀馬者千羣披燕犀者萬隊來自河陽曾不旬日持
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明遠將軍東徐州刺
史始興縣開國侯湛海珍等並前朝舊將夙著勲庸推
轂海邊屬是喪亂雖復拔身有道志雪朝怨咸預戎行

共指鄉國江淮舊隸悉已招攜方稟英謨共翦讎難去
月將晦便屆壽春已具舟師將臨江浦使人入境行陳
所懷撥日覘光遲在還牘當使宗祊有主余同小白之
勲家國無虞公保阿衡之貴何其美也豈不休哉言念
此私但以號咽

為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姜常侍曷至復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懷良以慨息
孤雖庸薄不及通賢猶曰生民寧無心識自皇家禍亂

亟積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木流沙之地莫不行號卧
泣想望休平何況于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
鞠養之愛者先皇之慈也蒸嘗不絕於私廟子弟得嗣
於南藩者後主之惠也朱方之地建業之都誰家丘陵
誰家宮廟豈有為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干戈自殉家
國公之忠孝信感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雖復宗盟
不造骨肉為讐安可相期盡如蕭譽耶古者天子六軍
是為萬乘今日凶荒致闕斯禮偏裨將校尚握精兵州

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稱宸座行曰乘輿遂無五尺之童高謝千人之長於公明允意復云何國家凋荒既乏屯衛皇齊與睦幸惠優矜何乃自起趨趨苟違鄰德克勘禍亂欲立功名咸自軍師豈在芻隸湛海珍等前朝舊將差匪齊人分給羸兵即是梁甲非云背信豈曰渝盟朝野羣雄何所攜貳且公天資命世再造皇家梁代之桓文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稟英謨如有姦回正速齊斧尚何憂於共工何畏於有苗哉所覽來書既

為疑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篤鄰和不容全異如須減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此無多及

為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席威卿等還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覽未周良深慨息昔長平建策猶聞蝕昂之微疎勒効忠時致飛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遂使吾賢猶迷所執斯故銜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寧有霸圖侯服于周常懼盈滿豈望身居黃屋手御青綸揖讓而對三靈端委而

朝百辟詢諸圉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
齊仁信之道關於至誠睦鄰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獎
歸嗣本朝拜首陳辭敦誘彌廣既而仇讐未殄方憑大
國之威宗祏臨危尤仰親仁之德僊俛恩寄號醜惟深
而勅諭分明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
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至於夏藩衝要
控遏上流且命強兵為我臨據若其自有精甲能捍醜
徒並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頻經忝竊屢守淮淝門生

故吏遍於江右凡諸部曲並使招攜投赴戎行前後雲
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
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恩寧曰循常
之恒禮則公固天所授弘濟本朝曲阜同功營丘等烈
若夫伊尹庖厨賤宰霍光階闥小臣諸葛亮無應變之
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勤勞書契已來
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為難荀息之忠良以喜慰
但先朝乘玉鏡之符御金輪之寶菩薩之化行於十方

仁壽之功沾於萬國兇人侯景遂殄邦家何況於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匪虛言淮揚在面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幾杼關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強兵便是軒轅之陣西南當扼猴之勢東北承撫背之機首尾交侵華夷俱騁而中人數歲復于方賒德未感于黎蒸威不加于將帥斯等怏怏非少主臣安有碌碌因人成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勢何如于天監時何若于大同乘與國之隆恩當滔天之猛寇匡

救之德翻未有從忠許之謀誰其相曉卧薪待火方此
弗危繫草從風倚之非切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見
引軫獵之車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則惟在大賢外相
內相終當相屈正當攜諸舊隸率我賓遊朝服簪纓直
拜園寢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齊師臨江仍轉蒼鷹
之旆分袖南浦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如其執
事尚秉前言將恐戎麾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已據
咽喉東進彭波次指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魯柝聞

邠方之尚遠胡桑對薊匹此為遙水陸爭前龍虎交至
則揚都蕩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國豈不追慙
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鄰之意東門黃犬固以長
悲南陽白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非曰大勲滅我宗祊
何所逃疊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更具往懷
想不遠而復無貽祇悔也若英謨有在方興祀夏之功
明監如違便等過殷之歎存亡社稷一在于公臨紙崩
號不復多及

為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姜曷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
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
祏至於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
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
士訪逮藩維公泝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屈止殊副所期
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
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

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
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
以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
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
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協力克定邦家
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讐庶當
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
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八盟出質有自

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沖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

為貞陽侯重答王太尉書

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胃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

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
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成業成昭
之德自古希傳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
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
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
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
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
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回旆仍向歷陽所

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度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為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咽

又為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周尚書弘正張廷尉種姜常侍嵩等至枉此月二十六日告并遣賢弟子世珍賢子顯等具忠款之至公養孤之恩愛甚鄧侯少子之懷情深張禹豈非憂勞社稷用忍肌膚天下含靈誰無悲愧余遭家不造敬累吾賢言

念忠誠益以號咽但皇齊大德過見憂矜微借輕兵以
垂將送意謂江東凋弊累積寒暄供膳資儲理當多闕
輒白上黨王止請三千人二百疋而已凱衆人殊尚有
疑難將恐諸士未喻雅懷今復命周尚書及姜常侍還
彼具陳一二夫以受為寇非有晉邦不送為譏終無楚
國五千步卒既謝李陵三千羸兵亦等無已公之明義
理不為嫌行人失辭尚停然諾臨江總轡企望音郵惟
遲來書此不多具

為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顓頊為君阻共工之亂雖復搖
山蕩谷驅電乘雷殘厥兇渠曾靡遺孽未有時當至治
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大梁開金繩之
寶謀組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伴德施與風雲俱
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思無屆逆賊侯景
殲亂本朝釁重聰彌凶逾羿浞後主天經地緯義冠人
靈驅馭熊羆遂剪勅盜少康祀夏何可對揚太戊興殷

彌無等級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薦臻羌賊憑陵侵蕩荆
漢乘輿幽辱既陷兇徒黎獻崩騰莫不淪沒故以哀窮
兆庶痛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亂禍之朝宗子
維城本濟殷憂之日武皇遺胄皆陷虜庭乞命偷生何
能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辛癸之朝容身靡託追
惟先業大庇生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紹桓王之霸孤二
三昆季情禮獲申等預藩枝偏承皇德近歲彭都之役
得備戎昭鞍甲之勞庶訓天寵沉復邦家不造至此橫

流凶狡猶存何所逃責固以提戈負劍卧泣行號言念

荆巫志雪讐耻大齊德並天地明符日月隆禮詔俗張

樂被民義感華夷仁侔造化玉羊銀甕嘉瑞必彰澤馬

山車禎符總集若夫中原猛士本自無窮沙塞精兵斯

何有量是以家國之富文景所未傳兵馬之強秦漢所

未敵但親鄰之道既篤夙私明發之懷彌敦先好以為

興亡繼絕聖典通規爰命無庸嗣守社稷既方憑大國

庶討仇讐恩喻難違諸懷慙哽公體茲懋德昆奉中興

歸自番禺志在討亂至於雲行電邁谷靜山空扼鵲尾
而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偽帥將傳首於帝京
郿塢元兇皆橫屍於軍市高庸茂烈振古希儔承此欣
然深所嘉歎今者殷憂未已禍難相尋宗社無依與主
宜立夙承所眷尚在沖年王室猶難何以康濟董侯幼
弱終覆漢朝馬業童蒙仍傾晉室所謂前事之不忘後
事之龜兆也孤過荷恩靈預奉帷幄黃河白日亟降誠
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當小國之禮無失敬恭闔境

人民俱勞寤寐方窮人爵之重以報非常之功惠覽今
書希能留意也上黨王文高劉德武冠曹彰爰降宗英
遠于將送裴侍中英起贊奉師德俱事戎間月壘連營
雲旗蔽野同集江淮翼我歸旆湛海珍等並前朝舊將
夙著勲庸江左氛妖投身齊國今者皆蒙恩獎並在戎
行歸附明公共剪讎難去月將晦便留壽春已具舟艫
將臨巢浦若公為內主方同國子之勲余以定家得免
臧孫之歎豈不功名富貴共保無疆前望鄉闕惟增號

哭

為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始
反管仲親射其車重耳初還呂卻終焚其室頃家國多
患頻遭閔凶前事不忘便為龜兆所以皇齊大德禮秩
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濊況復旌旗照日鼓吹從風文
物俱華羽衛相鬱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
宦有成承聖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効命酬二后之

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蒙阻
地險於長川忘天討之應及孤昔忝藩維非無游士平
原之館乃乏如錐田文之家差有彈鋏雖李廣麾下莫
不封侯衛青故人多懷彼此豈可文辭簡畧禮等平交
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鼠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鴟刺傲
彰魯史之文宿昔相期不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關相
見在近不復多及

為貞陽侯與北齊荀昂兄弟書

張佛奴至未枉還告但以勞悵夫興亡繼絕往帝之通
規分災恤患聖王之恒典自敦龐既散詐偽萌生時託
親鄰信有澆慝大齊道冠三皇風高九代仁信之本闕
於至誠言與之恩由於孝德孤謬蒙殊弊還嗣本朝勅
諭分明言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內無虞凡廣陵歷
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彝章禮數莫不優華
斯乃不世之殊恩寧是悠常之恒事王太尉勲踰呂望
德冠伊衡凡厥英謀筭靡遺策豈容當滔天之巨寇違

大國之隆恩計彼賢明必當不爾卿維兄及弟莫非雄
才江外風塵不染兇寇賈氏三虎豈獨貴於前修荀家
八龍信服在於今日近者州司不道或致流言朝聽矜
明已如前及想謀元宰善保良圖南道主人以相付也
見所答東海徐湛書粗具來意昔桓憑莒衆文用秦攻
是假鄰國之威以備非常之變若使江東宰匠具領齊
恩時命封疆遠相迎接故當攜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
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自合水而浮舟齊師言歸指

滄江而迴旆如其彼相未悟良機將恐戎麾遂踐京邑
若其求成取敗豈謂和風龍馬雲旗差不相涉一二復
令張佛奴口具相見在近此不多及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于魯陽一志冥通飛
泉涌于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
相期者也天道窮剥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
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

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鴈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于總章；九州之歌，登于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哉？定艱難，便是匡周。

之霸豈徒幽王徒雍朞月為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
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春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
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
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潯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
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盃遙
憶湓城峰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
屯戍淪波朝夕戡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屣彼何路
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

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
于彼新開銅駝之街于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于五
丁我路為難如登于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
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
歟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
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
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
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

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
斯可知矣且據圖刳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鑒
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
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
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
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騎間行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
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
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

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
景侯景兇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
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冢礫虫尤十刀剗王莽安所謂僞
首頓膝歸奉冠讐佩弭腰鞬為其卑隸日者通和方敷
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瑩之
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讐憾政復
菹飭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
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公主都人士女風行雨散

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蒺藜蕭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
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
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于陸公叔向
名流深知于陵蔑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
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
其朋為葛榮之黨邪為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
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
居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彛章不勞請箸為

籌便當屈指能算重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皋
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
知也且夫宮闈秘事並若雲霄英俊訐謨寧非帷幄或
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
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
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揺其牙齒
為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隅尉
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

寧非宋典之姦闕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
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
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
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裏老蒙歸震歎
引路吾等張檀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
於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憊翻蒙貶責若以
此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祆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
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

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于籠樊江海飛
浮本無情于鐘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為
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為言斯
所未踰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
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
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
又杖鄉計彼后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
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

無由佇望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
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
至春秋微宜商畧夫宗姬殄隆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
門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
憊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于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
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
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
璧于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

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
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
以斌媚曹屈詐以羈縻於軫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
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
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為邦之勝
畧也抑又聞之雲師大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
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詔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
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

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闕何心天地自非生
憑廩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
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
王郎吏明經鴟鵂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
皆尊者耄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
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
公問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齟舌是
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

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
高卑皆被驅畧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
牆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
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
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為良相足下
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貌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
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
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半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

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為戮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鑕何但規規默默齧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在北齊與宗室書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額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興王
啟霸無勞委劍之鋒開國承家實饗彤弓之賜其後金
柯玉葉霞振雲從耆舊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貴
負石自沉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
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移魏居燕瓜徙雖
遙芳枝無遠昔有王如王莽無關控鵠之宗劉曜劉淵
彌非偃龍之族又有朱家別錄邾子之苗何氏殊源韓

侯之肩三鳥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一吾宗

雖廣未有駢枝咸自駒王同分才子正以金衡委御玉
斗宵亡胡賊憑陵中源傾覆我則供犧牲於東國載主
祐於南都二百餘年家于揚越此則盧諶不去裴寧仍
留高官燕秦逕迴鄉壤山河有隔叙覲無緣望冀馬而
增勞瞻賓鴻而永歎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都
遙遠靈王思其舊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況在宗親寧
無停眷比月應雩龍星移殷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

百年之老興居多福萬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
比屋連甍信義勇於干戈詩書甘於酒醴或有漁獵三
史紛綸五經都講開黌詩生負帙邦君佇德寧無掛榻
之思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以共治東
海行歌資其主弼梁竦不好徒為大言鄧禹平生惟望
如此若棲遲偃仰因事丘中桃李三名栗園千樹持竿
而釣徵聘不來負耒而耕公侯靡屈何其高也蓋復休
哉如脫推延或遲並問吾階緣人乏叨蓬皇華王事無

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蕩覆方離獫狁之灾越界風塵
復蹈輜軒之禮屏居空館多歷歲時疊犯靈祇招延禍
罰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冤胸臆不自堪居無心奈何
無狀奈何自徘徊河朔亟積寒暄風患彌留半體枯廢
折臂為公雖非羊祜跛足而使無慙卻克固以形如槁
木心若死灰匍匐苦蘆繞有魂氣夫迷山之客遲遙響
於巖崖窮海之賓望孤煙於洲嶼況乃宗均魯衛地匪
燕吳車騎相望舟艫朝夕三條不遠五達非難信乃濶

然遂不蒙問昔桃花之峽長避秦嬴芝草之山遙然滄海猶復漁船可入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懷既積輒命行人弦望之間遲枉歸翰儻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濱幸開劉楨之疾陽春改節並念將宜扶力為書多不詮次陵白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太清六年六月六日孤子徐陵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揺山蕩海

驅電乘雷殲厥兇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
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
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
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興暴皇年櫛朽窮竒流災
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
衆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
非云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
鞭建武栖栖何期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喙

之臣豐畢將興持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神表玉
璜儷袞欽才平階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
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騁言次巴丘鼓聲聞一柱
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
咸奔鯨鯢俱剪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
樂於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扼
鵲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偽帥仍傳首於
帝京郿塢元兇咸剗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

服夷言咸為京觀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勲
踰高密重以秦宮既獲魯殿猶存闢綠草於應門開青
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鄠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
壑斯滿鬻脂藏脯遊騎擊鍾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
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鄉名穀熟邑
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
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
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

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
彊漢壤蟲之比黃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
緣多幸叨筮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焦迫邛彤之切長亂
心胷徐庶之祈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釁
犯幽祇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
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梓讎若天涯杖柏栽
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咷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
窮劇奈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

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寢之憂當輓輿櫬猶有危途之
懼況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
饘飫誰經心眼程糜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夕嗚
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冰
魚之不絕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
紹漢南亳興殷修好徵兵彌留星琯韓宣范武方駕連
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
別馬而長號杖歸旌而永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之恩

椒舉相逢誰為班荆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亡
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于遼左追王朗于浙東並物
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
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輜軒誠為過誤珪璋特達
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啟封非無青
紙詔書羣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陳兵豈是
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羌難得其言也
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

所歎焉但頓伏苦廬徒延光晷夫以啁噍鷩雀躑躅鳴
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
幽囚無馳噉噎公履忠弘孝冠冕縉紳化感煙雲量標
海岳行縻仲月王政無塞公穀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
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焦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
方為漠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陵頓
首

與王吳郡僧智書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雄
豪天下盡希風之客況復王家沈默謝氏混玄名貴公
門譽華卿子而秦峰阻蔓浙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
結比青萼已戒白露方溥體中何如願聞康勝鄧仲華
服袞之年荀令則擁旄之日徒云早達未可同功今日
相方豈不高視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薦臻邑閉皆空黔
黎將盡御史舊榻零落不存太傅齊室荒茫無處自神
麾所屆襁負斯歸新屋方華故田斯墾府吏閑坐長使

誦經督郵無事惟慮吹笛東苞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
洎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政差邊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
覲冒苟却光陰風疾彌留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虜
庭博望侯極跡於黃河移中監流滯於滄海自斯以後
惟有庸賤本應埋魂趙魏析骨幽并豈意餘年復反鄉
國仰屬伊公在毫渭老師周旌賁丘園採拾衡巷遂以
哀駘不棄甕盎無遺還顧庸虛未應偕此竊承君侯過
被以光輝屢有吹噓之言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

閣升降丹墀點汗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陰砥柱帶地
窮深嵩高維岳極天為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
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
長之遊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
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已結荒條逾深方事祈寒願
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

答李顥之書

近謬枉清音無申窮眷忽辱來告文製兼美君山西盛

族素挺風流河北辭林本所嗟賞子桓虛座寧不敬期
伯喈倒屣固以相屬一日復其草土思襲衣裾披素清
顏但覺形穢公輔之量不負高名王佐之才信表天骨
孺子之榻雖其可懸仲康之車彌軫恒眷孤子昔緣素
乏叨遙皇華今日形容無關天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
餘息綿綿待盡鐘漏安可以樹揚名士游處盛賓來喻
泰高如為善謔文艷質寡何似上林華而不實將同桂
樹但忘年之歎昔有張裴鄰國之交非無嬰札儻哀駘

可悅甕盎非疑方願投衿庶比傾蓋頃陳湯之疾歲月
增深羊祜之疴秋冬彌劇且年光適盡觸目崩心扶力
含毫諸不申具孤子徐陵頓首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籍甚英風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寢寤增勞辱此月九日
告深慰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戎帳艱辛無乃為繁
吾以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責
成之寄政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方籍威靈庶平讐恥

提攜小國願預藩臣還詔哀矜許乖容納奉勅須質便
遣入朝部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恠立志
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依勅旨
馳遣渡江主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等至
和州與司馬行臺共為盟誓而蕭軌等決信叛亡苟相
陵易鬱從東道馳至北郊既通宮闈無容靜默兩兩相
對俱有損傷彼聞人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溝澗且
多退兵之時投赴相積近遣張都來此具是行人所見

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場去岸不盈五里軍人退散
理反家鄉緣岸村人復有舟楫且蘆牌荻筏竟浦浮江
千百為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按甲不聽討捕若無恐
懼並應安遠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過
如其枉理必是興軍見伐於有道之人加兵於無罪之
國若彼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
怨語寧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婁領軍應來江
右師出無名此是何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禮彼之陵我

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違翻見怨尤一何非理若
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軟去歲抑達
摩等石頭天井連月亢陽三子纔降連冬大雪黃袍盡
沒白帳皆浮既因之以泥塗兼加之以疾疫蕭裴既退
雪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
承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如鬪艦舟
師詎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即是前車蕪湖之沒可為明
鏡昔晉侯不能乘鄭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難

為騁力揚州卑濕厥土塗泥如遇秋霖杳同江漢假令
蚩尤重出白起還生控代馬而陵波躡胡靴而湔水終
難逞効詎有成功六州勇士雖有百萬十姓豪傑徒勞
千億不能為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又安人不識
於干戈時無聞於桴鼓故得兇人侯景濟我橫江天步
中危實由忘戰自亂離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愧於韓
彭童兒不殊於衛霍吳鉤甚利蜀甲殊輕槩動風霜弩
穿金石高樓大艦槩日凌雲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

山嶽侯車騎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以邊塵時虧表
疏王途既泰貢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京邑蕭太保龍
驤於賁海王儀同虎視於洞庭若望高峰便當投袂何
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非直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
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裴行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
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蜀氏羌之兵烏丸白虜之
騎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為比吾陪薄相懸何惡諸君
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軍踰於灞上吾恐今之趙括

不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奉嚴勅朝廷遣劉叔經仍
往啟聞願達丹誠用停王赫伏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
日月所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妄宸極足下既未知
始末容有疑惟大軍多士希惠矜弘量非此失時騰表
疏幸停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永申藩禮天心無爽
遐遐一同投筆悚慨不復多白

為陳武皇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迴環猶陰陽之報復

近者數鍾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即是高
祖武皇帝之孫世祖元皇帝之子重光累聖膺國承家
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賊勅不涯疎戚希纂帝圖信是奸
兇階茲禍亂自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淹社
稷陷危鑿與幽辱勅身居列岳自御彊兵高視趙趙坐
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畫凶圖更謀神鼎
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昆方牧之權由於承聖操兄戈
而斬姪藉國寵而弑君不忠不義莫斯為甚比春初便

遣大都督歐陽頎塘城主傅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
吾奉承朝算指畫戎畧樊滕耿賈戮力爭驅天地靈祇
水陸開道獲傳泰不勞於一箭擒歐陽無侍於尺兵偽
黨皆俘連城盡拔所收軍資不可稱算去月十六日德
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迴戈仍梟兇豎一夫挺劍傳首
上京萬里澄清人神慶躍彼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
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豈可為懷全王道平夷理增
懽忭朱明戒節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

薄叨秉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數云否朝禍薦
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宣力皇家
靡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江左始
則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秦稽連蹤巨震隨機討掩
觸向平夷叛臣任約徐嗣徽等屢引齊虜前年末既踐
京師江畔邊城皆為戎戍賴貔貅騁力衛霍同心殲厥
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巾
士二十餘萬胡塵飛於北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偏裨

聊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擒鯨鯢盡
戮三江之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屍相枕生獲大都
督蕭軌裴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虜中驍將惟
此數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
孑遺遠邇敬欣華夷怖懼如聞彼虜稍是危亡尋命熊
羆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掃幽并混一車書勢
在朝暮而侯瑱跋扈江川公私阻絕即平北賊仍事南
征肉袒面縛歸首闕庭即為申聞優其禮秩臺儀不貶

位遇兼常今所擒歐陽頤傳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
兵馬處以榮祿坦然游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國即清
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游踐貴鄉日想山
川依然舊識吾既忝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
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為衣繡故人不見還同宵
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但以情企今者王猷
帝載化被無垠浮海窮山罔不咸格投竿負鼎馳步蒼
龍崖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具信美登朝如戀本鄉

不能游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為申聞各處榮祿深
加將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彼指此不多

為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革昊惟農遷虞斯夏莫不三靈所
祐五運相推梁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
沸騰西晉之亡生民蕩覆未足以方其禍亂譬彼虔劉
者也吾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清諸百越徐聞
浪泊靡不征行銀洞珠宮所在清乂自還麾南極代逆

東都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延梁社十剪彊寇黃帝與
蚩尤七十戰魏祖在軍中三十年方厥勩勞未為勤苦
加以百神所感明靈應期萬里徂征虬龍表瑞於是中
軍勇銳上將橫行承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以天祿斯
改期運永終欽若唐風推其鼎命吾驚惶三讓拜手陳
辭盈廷公卿稽顙敦偃眷言潁水徒抱素心尚想汾陽
無因高蹈猥以庸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昇禮大壇言
念遷徊但有慙愧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雖遣行人未

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膺寶歷永興周室方同斷金我
運惟新宜脩朝聘今遣侍中都官尚書周弘正銜使長
安故指有白

為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況周陳款好
一紀于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勅邊吏拾
橡之尤想應無忽梁氏以漸水東為安湘小郡宜立巴
州多歷年所此於荆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啟

稱蕭歸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率人馬踰漬涉澌便
置城隍謀為侵軼適荷隣德合州見還不容今眷仍縱
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更往研問便騁鋒鏑彼
軍人恃勇遂致俘擒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孽
才力甚微為暴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
便勅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立疆城本以南平等五
郡輸薦貴朝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鄰惠無候涉言
故下漸東惟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桶屬荊州之界耳彼

此方申分好義絕規圖所貴惟和所重惟信夫以南平等郡地曠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為寶吳當勁蜀晉拒彊秦資彼山川並為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歲並貢周朝今者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蒹葭之地哉幸非竊疾相見鑒容江陵小寇既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人字文平口具其懷耿耿故此相白

為陳主答周主論和親書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
主杜子暉中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省告具懷夫聖
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象地佇育黔首故長擅以往拭
玉而來同在蒼生恢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未擬上皇散
馬休牛載懷偃伯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奚用殲師信由
天討追尋曩好歎想兼懷言覲今書甫承家難知以冢
宰執政擅同淵藪令尹當朝妄專征伐無君之謫俾隆
其師無將之誅已從司寇刑名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

隣敬開衷歎若二境交歡俱饗多福八荒期乂良副所
懷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復多述

在吏部尚書答諸求官人書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曹逐
其少多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
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
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
米之多少猶闕相祿況復皇朝官爵理係玄天內典謂

之為業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
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尅身所望偕榮便當果遂如
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為驛馬
耶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
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
信此闕君命僕何以相答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
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
悉由玄命夫人君賓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豈無

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梁武帝云世聞人言有
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攄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
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
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
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
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
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之板易營假以官禁代於錢
絹義在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勲非地非才託節

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員外
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
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
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羌北狄畏我王威時既
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耶凡
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
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
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等並為卿相此不喻其本分耶此

天子所用非闕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為丞相
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耶僕七十
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曾無嫌隙差
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庶
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通
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同前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

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
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褻永定
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
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
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
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
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踰
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

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
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
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
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
可為例耶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

答周處士書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
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

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
考槃在阿不為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煮石紛
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何勞
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總
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
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
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
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

經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
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
攜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坯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
無容越楚況乎糞土夔龍羶臊名器已所不欲非應及
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惑何則潁陽巢父不曾令薦許由
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茅
楸也唯遲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
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白

與章司空昭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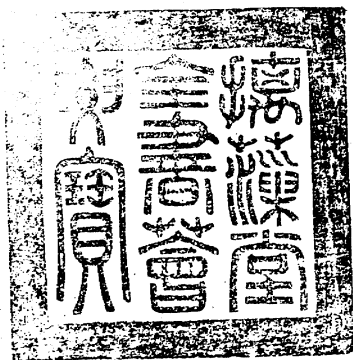
君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惟有歐紇南通
交管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賁不供王
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賑嚴冬持兵杪歲開冰
踐露炳火宵行便屆舍淮乃其神速未騁三畧非勞六
奇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以來所闢疆
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
力漢之馬援不能為擬吳之步騭故是相懸況孫處宗

之叛徒正槌盪主耳公私慶快豈可而言且僕一子屯窮妖徒所制五嶺遐曼存亡不測懸懷飲淚破膽復全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師某馳往稱慶徐君呈

重答朝臣書

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摧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三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張曾溶